

“金融三部曲”之二

强势回归

“邪神”突现

搅动世界风云

做空

李正曦◎著



S H O R T

每一个敢于东山再起的灵魂，都配得上无上荣耀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如何才能免于从天堂跌落地狱

SPV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做空

李正曦◎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做空 /李正曦著.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218-10876-6

I. ①做…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02463号

Zuo Kong

做空

李正曦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

策划: 夏莱 石雯

责任编辑: 李敏

装帧设计: 仙境

责任技编: 周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23.75 字数: 440千

版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序 / 你所知道的秘密都不是真正的秘密

陈浩

北京浩鸿明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天狼 50 分析软件总设计师

野狼私募基金经理

我喜欢听故事，故事与股市刚好谐音。

话说有个山村，民风淳朴与世隔绝。有一天来了个商人，开价 100 元一只买猴子。手快的村民捉了只给他，商人付了钱。商人说他还需要很多，于是全村人都来捉猴了，商人照单全收。然而山上的猴越捉越少，捉猴成了辛苦的事，于是商人提价到 200 元一只。当猴子几乎绝了踪迹，商人再提价到 300 元，最后竟出到 500 元高价。但山上实在没猴了，村民也很遗憾，商人留了电话走了。

几天后，有一人带着一车猴来村里找那个商人。村民留了个心眼，没告诉那人电话，却问啥事儿，原来是个卖猴的。据说这猴到了广州起码 800，但运不过去啊，也就那个商人有办法。那人说，只要能找到商人，300 元一只这猴全卖。村民们一合计，就把捉猴赚的钱加上各家积蓄，把这一车猴买了，然后打电话找那个商人。

后来——

巴曙松说：这不是段子，而是个股票坐庄计划。

在股市中，庄家就是那个商人，散户则是村民。他们来股市都是要赚钱的。庄家设个套算计散户，散户知道庄家设的局，却不认为吃素的一定就笨。若论坐庄套路，无非是吸筹、洗盘、拉抬、整理、拔高、出货。为了让股价涨得更有效率，坐庄的套路又可以概括为制造概念、激发想象、烘托热点、形成趋势。

事实上到现在，庄家已经没有了秘密。按道理商人买猴的故事很难在股市重现了。然而，从1991年一直到现在，每一轮股市博弈，输的都是散户，从来没有例外。

新股民不懂也就算了，老股民一样中招。为什么？

《狼图腾》里有一段草原狼围猎黄羊的情景，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黄羊跑得快，在草原上狼是追不上黄羊的。然而故事就在一场大雪后开始了。深深的积雪覆盖了牧草，羊挨了饿。午夜大风吹过，山坡迎风面的雪吹到了山后，露出了草，狼就埋伏在这里。上千只羊来了，迫不及待地开始吃草。狼则耐心埋伏，等待再等待。

整整一天，任由羊尽情地吃。

终于，几乎所有羊的肚皮都吃到贴地面了，除了几只保留警觉的头羊和公羊。

然后，狼来了！

吃饱了的羊是跑不动的！

耐人寻味的是，几只羊当场吓瘫，但狼放过了它们。群狼三面合围，留出山岗给羊逃命。而山岗后面就是风吹出的大雪窝，旗杆深的积雪，羊掉下去若深陷雪中，爬是爬不上来的。羊逃到了山梁，头羊发现了危险。权衡之下，它决定反身冲入狼群拼死一搏。狼放开了几十只拼了命的公羊，然后重新合围。

“包围圈里的全是些没速度，没武器，没脑子的傻羊。狼群一个冲杀，失去头羊公羊的乌合之群，吓得重又蜂拥爬上山梁，并呼噜呼噜地冲下大雪窝……”

十分钟，几十头草原狼杀了一千只羊。

我请各位打开股票软件，压缩上证指数以便看到2014年7月之后的牛市和2015年下半年的股灾。然后看2015年6月10日，5178点前后。其左侧像不像《狼图腾》里的那个羊吃草的山坡，右侧是不是杀人的雪窝？

让我们共同回忆一下，股市见顶的那一刻，股民们是不是吃得很饱？非常地饱？

故事讲完了，股市的谜底也揭开了，原来庄家套住散户的办法就是让散户尝到足够的甜头。

看似简单至极，却屡试不爽。为什么？因为每一次的起因和过程是不一样的，单纯知道套路也就没什么用。没有宏观的大视野和敏锐的直觉是逃不过去的。

市场，把散户称为羊，也称之为韭菜。或许，我们还真需要多听听故事。或许下一次，能当上那几只保持警觉和逃得性命的头羊和公羊。

李正曦的《做空》讲的就是庄家的故事，透露了其中最深层的秘密。

与我的故事不同，这是本小说，股市中的文艺片。金童玉女少不了，恩爱情仇也不嫌多。无论帅哥美女，还是后台老板，都是豪门中的豪门。情节发展环环相扣，暗水

流深，看似云淡风轻的超级精英们其实如履薄冰。

难得的是，这不是庄家和散户的俗套，而是一部真正国际性全球化视野下的小说，是数家国际国内的顶级机构相互算计的一场金融大战。强大如华尔街大佬，弱小到媒体女记者，还有那些天赋异禀的男女主角们，无一不被危机所裹挟，主动或被动。从这个角度说，《做空》又是一部股市中的动作片。

有意思的是，散户在全书中几乎没有戏码，仅仅作为背景和结局，当了最后的接盘侠。作者似乎从来不曾把焦点放在散户上，从她的第一部作品——“金融三部曲”的第一部《操控》开始就如此。我问她为什么，她的答案是——

“别的散户对我们有什么价值呢，他们不过是可怜的羊而已。”

的确，真正的秘密都藏在大机构里，藏在大机构背后的各种国际国内神秘势力中。管中窥豹，举一反三，才可能对我们自己的操作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我就不多剧透啦，小说是要读者自己看的。故事情节曲折，精彩纷呈，甚至有点烧脑。女作家的文笔不错，小说越往后看，越有味道。总之，本书值得一读。在虚构的人物、场景和事件中，股票的涨跌轮回如此的真实，就如同我们才经历过的 A 股。

@李正曦 Sissi 在新浪是微博控，养了只叫周瑜的猫，偶尔晒张自拍照臭美。

真不知她是怎么写出这么庞大一个故事的。

2016.3.8 北京

目

录

CONTENTS

001 / 序 曲	
009 / 第一章	强者都会避免成为彼此的对手
038 / 第二章	不在眼前，就是远在天边
070 / 第三章	世事变幻如此波诡云谲
111 / 第四章	筹码是自由的，会根据自身需要进退
146 / 第五章	突破与生俱来的局限
176 / 第六章	商场之上，凡事切忌简单粗暴
209 / 第七章	隐藏身份才好行走江湖
240 / 第八章	当朋友变成敌人，用一生的孤独来祭奠
274 / 第九章	在大势和格局上的魄力
304 / 第十章	回炉重塑如此惨烈
338 / 第十一章	火中取栗是最大的危险

序 曲

能在这张苦大仇深的阴冷面孔注视下还神态自若的，恐怕也只有他的女婿富开云了。这个军人出身的汉子，吃过苦，受过罪，挨过打，立过功，拼过命，练出了这一身的胆气，就算在身居高位的岳父面前也从来不曾失了威仪。

01

房间很大，但不是很明朗，只有深处一个巨大的写字台上方亮着灯。几个年龄、体型参差的男人分列写字台两边，低头看着台面上一张类似于棋盘一样的图纸。其实那是屋顶投影仪投影出来的画面。

一只粗大的手掌在图纸上慢慢游走。

“他真的行？”

男人抬起头，露出整张脸，看向旁边的几个人。

有点苦大仇深的面孔让人过目难忘。虽然丑，但也甚是威严。略下垂的面部肌肉，眼角和嘴角深深的皱纹都显示他已不年轻了，那一头黑发显然是染的。

“他的方案看上去最具隐蔽性。”

“但是需要的时间也最长。”

“周先生你要知道，真正好的酒都是需要时间酿的，”说话的是个体型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年灰发外国人，“我也觉得这个方案可行。”

不过苦大仇深并没有因为他的话就动摇，还在沉吟。

“金融这个领域没有捷径，比的是谁看得更远，布局更深。你是个做大事的人，应该比谁都看得更清楚。”灰发又补了一句。

“你说得自然有道理，你是这领域的顶级专家嘛！”苦大仇深的脸展开了一点，显然灰发给他的定位让他心里很舒坦。这也不是给他戴高帽，他们所筹谋的，

的确是非常非常大的事。

“那你的顾虑是？”

“还是时间。按照这个方案，哪怕他明天就上位，我们真正能控盘最快也是两年之后了，我怕那位等不及。”

“爸说的是，那位做的事，哪件哪桩不是要烧钱的？”

“小孩子别插嘴。”苦大仇深笑道。

众人闻言也笑了。这个被斥为小孩子的男人可四十多岁了，是他最得意的儿子，如今掌管着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型国有能源企业。

“如果只是钱的问题，那就简单了。”灰发微笑。

“简单？那可不是几千万几个亿，是很多很多个成千上亿。”

“对于普通人这当然是难以企及的天文数字，但是对于周先生你——应该不是太难吧？别的不说，周洋先生以及你的两个女婿可都是商界不可小觑的人物，控股、参股的上市企业少说也有这个数吧？”灰发双手一摊，十个手指比画着，嘴里念念有词。

“行了行了，你都说了那是上市企业，钱也不在他们自己兜里。”苦大仇深笑起来。孩子们争气，他自然是高兴的。他虽然是苦出身，没多高的文化，但子女和女婿可都是一顶一的精英。而且长相也不随他，一个个都长得端正漂亮阳光帅气。

看了一眼周洋，想到女儿周漪和周溪，他心情更好了。

“所以，这个方案才是重点，只有这个方案能达成，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钱的问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东捞一笔西捞一笔。你想想，两年之后局势可能更明朗更紧张，那时候需要的钱可比现在多多了。你如果不从现在开始布局，借用外力，怎么可能做到？”

“好吧，这个问题你们说服我了，但是——”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这张苦大仇深的脸上，等他抛出下一个难题。苦大仇深粗大的手掌再次回到图纸上，指着那个名字：

“还是钱的问题。先不说那位的需求，就算是要把他推上去，并且成功实施这个方案，首先就需要巨额资金。”

“这个方案做得很好，我仔细看了，没有什么漏洞，就算有也很隐蔽，极少有人能看出来。就算被看出来，也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解释和掩盖。所以，直接报到上面去研究和审批不行吗？”

苦大仇深听灰发说完，笑了：“迈克，就算在你们美国，涉及大集团利益的事也不好办吧？你们搞总统竞选也要烧钱的吧？何况在中国，没有什么事是不需要钱

的，就算你们这方案看上去似乎利国利民。”

“我当然明白，我的意思是可以先试试。现在美国次贷危机开始蔓延，各国政府其实都忧心忡忡，贵国也不例外吧。”

“恐惧中藏着巨大的机会，说得好！”周洋忍不住赞了一句。

这次苦大仇深没有骂他多嘴，笑道：“不愧是智库的大脑！我以为我就够了解国情了，没想到你比我看得还要透。”

“谬赞了！这也是入乡随俗耳濡目染学习来的。”

“哈哈，别以为我听不出来其中的嘲讽。”

“谈不上嘲讽，事实上这是人的共性。政府也不过是人的组合，人会恐惧，政府也会。新兴国家会，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也会。事实上，经济一出问题，西方总是盯着东方寻找翻盘的机会。”

“说得真好，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其实这些观点在你女婿魏杰的书里就有，你们放着 he 不用，花这么高的费用找我来当顾问真是浪费。”灰发笑道。

“他还不是我女婿呢，”苦大仇深笑道，“就算是我女婿，也不能和你相提并论，你是那位曾经的校友，有多年的交情和信任。魏杰嘛，还不到需要了解和明白这些事情的时候。”

“倒也是，有些事说明白了反而未必办得好。如果方案的事敲定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就具体的问题展开讨论了？”

“比如？”

“比如天地能源借助国能集团或许就能解了你的燃眉之急。”

02

“你说什么？”

苦大仇深的那张脸阴冷异常，恰如这北京的腊月寒冬。

可现在还只是阳历的十一月，距离农历的腊月差了整整两个月。距离他们上次确定那个掌控金融大局的方案也仅仅过去两个多月。

“肯米尔说他不参与了。”

能在这张苦大仇深的阴冷面孔注视下还神态自若的，恐怕也只有他的女婿富开云了。这个军人出身的汉子，吃过苦，受过罪，挨过打，立过功，拼过命，练出了这一身的胆气，就算在身居高位的岳父面前也从来不曾失了威仪。

周鹏程以前很不喜欢他，他也不巴结讨好，自己干自己的，突然有一天，周鹏程发现这个经历与自己有些相似的粗汉竟然闯出了自己的一方天地，才慢慢扭转了偏见——其实他就是不想女儿也嫁个“苦大仇深”。

虽然富开云经历苦些，长相可比他幸福圆满多了，但他总觉得自己女儿如花似玉不说，还在国外读书工作这么些年，嫁那么个粗汉真是糟蹋了。他中意的是那种有点贵族气的世家子，可姻缘这东西——好在这粗汉随着年月和地位的变迁，倒是越来越有气派了。

但他还是不愿意见到这女婿，因为每次他出现就意味着有了棘手的问题，因为别人都不敢来汇报。

“为什么，之前不是谈得好好的吗？”

“是啊，合同都签了。”

“真是不知好歹！我们给他的条件可比给别人的强多了。要不是滴滴、魏杰和那个灰头发的外国佬力荐，我当初还未必请他！”

“那这事怎么处理？”

“你的意见呢？”

“别的还好说，只是在那位面前不好交代啊。我当初就反对你们早早地将他引荐过去，可是你们被他迷得魂都没了，非要带去献宝。”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啥用？”周鹏程脸上有些挂不住，“你也看见了，当天那会谈的场面多温馨多热情啊！他妈的一个老骗子！”

“其实也不过是个病秧子，不想干就算了，不是还有迈克嘛。”

“迈克出出主意把控下战略方向还行，操盘嘛，还是算了。”

“魏杰呢，他的广汇证券不是做得有声有色的？”

“广汇证券做得再好，也不过是在国内横，放在国际背景下算个屁，魏杰离开美国离开华尔街多少年了？就凭他剩下的那点关系，能完成以后掌控大局需要的全面深度配合？”

“有道理，关系重建也要时间，只怕我们等不起。”

“我记得他们当初大力推荐这个肯米尔是因为那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

“是的，据说水很深。”

“我还记得你们说肯米尔是个癌症患者，其实是数着日子在活？”

“外界传言他的病治好了，但我看着不像。”

“如果情况属实，我相信他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亲自掌管那个庞大的商业王国，实权一定下放给基金会的高层了。既然如此，换别人合作。他不想做，不

等于其他人不想做。”

“换谁？”

“我怎么知道换谁，你让魏杰去打探，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好，我回去就和魏杰说，他最近正满世界晃悠呢。”

“晃悠啥？”

“年末了，各国金融机构间的互动比较多，加上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媒体约访和节目也比较频繁。”

“那倒正好探听消息。”

“对了，还有个事。”

“你说。”

“我昨晚做了个梦，梦见了范晓华。”

“怎么会突然梦见他，他都好几年不在国内露面了。”

“所以我觉得不祥。”

富开云翻了个白眼，当然是趁周鹏程没注意的时候。

那张苦大仇深的脸此时已经完全背对着富开云，视线落在了大班台正后方的背景墙上。背景墙是一幅用金玉镶嵌精制而成的巨大图画，说的的是一个佛教的故事。荷叶都是纯金的，莲花则是洁白无瑕的上等和田玉，一尊大肚弥勒佛晶莹剔透，温润乐观地端坐在画面的右方偏上处。

当然，与周鹏程的身形相比，佛像还是有点小。

虽然对这个大厅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但每次进来，富开云还是会对岳父能将“苦尽甘来”这个成语演绎得如此生动表示钦佩，反正他是不好意思把自己家的大厅搞成这个样子的。

看看那足足超过三厘米厚的土耳其地毯上矗立的青铜大鼎！

看看这足足有六米长的大班台！

看看这大班台上那个恭维他公平正义的天秤，是足足用了一公斤黄金制成的。这可不是他们这些子女孝敬的。不过大几案上那些昂贵的酒和精美的酒器，还有墙上的那幅油画，倒是他们这些子女搜罗的。

拥有的越多，越害怕失去，越渴望权力。

所以他理解岳父的信仰，在家里用金和玉供着一尊佛。

似乎是站累了，周鹏程拉了把椅子坐下，示意富开云也坐。

“我最近让人去查了他们在海外的行踪。”

“范晓华？无端端的你查他做什么？”

Short Sale

做空

“怎么会是无端端的？你忘了几年前天南省魏东升那事了？损了我好几员大将，花了两三年才恢复元气。”

“何止恢复元气，根本是更胜当年。”

“哈哈，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可我还是不放心，总有一股不祥的预感。”

“你梦见他什么了，把你杀了？”

“我梦见他把我所有的计划都破坏了。”

“哈哈，你这是平时想得太多压力太大，自己吓自己。”

“那我为什么不梦见别人单梦见他？”

富开云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只能沉默。

03

“给我想办法捆住他的手脚。”

“他的腿本来就有残疾。”

“我说的意思是——”苦大仇深的脸怒了。

“别生气，我这不给你舒缓舒缓紧张的神经嘛。你说你做个梦然后就给我找事，还嫌我不够累啊？再说了，范晓华早就将投资全都转向海外了，充其量在香港留点东西，你让我怎么捆？”

“他不是有个宝贝外甥女嘛，在她身上做做文章。”

“我连她现在在哪里、做什么的都不知道。”

“资料都在这了，你看看。”

周鹏程将一个牛皮信封顺着大班台光滑的桌面推过来。

“你不是昨晚才梦见他的吗，咋这么早就把人家外甥女的底细都给查了？动作够快的！”

“不快我能干这行？不像你们那狗屁金融，磨磨唧唧的。”

“哈哈，直接抢央行自己印钞票更快，你干不？”

“少屁话，看资料。”

富开云不再惹他，打开牛皮信封抽出文件细看。说实话他也好奇，范晓华和范腾这对父子这些年的行迹他大概还是知道的，但岑惊那丫头还真是销声匿迹不见了踪影。范腾不提，他也不好追问。

他自己多年前安慰范腾说让时间抚平一切，范腾做得很好。

不过如今看来，时间未必能抚平一切啊。

调查做得很细，约莫一盏茶的工夫富开云才看完。瞥了一眼岳父，苦大仇深的那张脸正喝着茶看报纸，显然一点搭腔的意思都没有。

“怎么样？”

富开云正要低头将那些文件塞回牛皮信封，周鹏程发问了。

“什么怎么样，你不早看过了吗？”

“这一家子还真他妈的有天赋，连个丫头都这么牛。”

“咱家漪漪也不错啊。”富开云笑道。

“漪漪是还不错，如果一直在国外发展的话如今当个什么劳什子首席策略师也不是难事，都怪我当初逼她回国。现在看来，国内金融方面的发展水平和欧美比起来差距还是相当大的。”

“看来迈克和肯米尔这两位洗脑工作做得还不错。”

“怎么说话呢你！”

“其实你也不用妄自菲薄，咱家漪漪在国内发展得也不错啊，那个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基金不是还参加了西气东输的项目了吗？”

“这个要能做成当然是不错的，但我听漪漪说起来似乎并不很顺利，说是后续融资迟迟不到位，竞争对手非常厉害。你有多久没回家了？”

“这段时间忙着重组的事，的确是很久没回去了。”

“再忙家庭和老婆还是要回去看看的。上回听她的意思，如果这一次还没有进展就打算放弃了。”

“这么严重？没听她提起啊？”

“要强呗。可能真的遇到麻烦了，之前她还跟我说打算和肯米尔谈谈，看他有没有意向收购。不过肯米尔现在——回头再说吧，先说范晓华这边的事。”

“这个岑惊，现在英文名叫默醍（Muti的音译）是吧，也就一个银行的首席策略师而已，能做什么事？这个福兰克银行还只是巴黎一个创建不到十年的后起之秀——这人在巴黎，千里迢迢的怎么搞？”

“你是不是看漏了一份？”

周鹏程一伸手将文件扒回来，从中拣了一份薄薄的递给他。

“她可不仅仅是福兰克银行的首席策略师——”

富开云接过来看了一眼，这是个注册在北京的投资公司，但是公司股东和高管信息里都没有“岑惊”或是“默醍”的名字。

“这个我刚才看到了，没太注意，好像跟她没关系吧？”

“没关系？这个袋子里的东西肯定都跟她有关系。那个CEO周翔，看到没？应该

就是替她管理这个投资公司的。”

“何以见得？”

“据说她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这样啊，你的意思是从这个投资公司下手？”

“对，得来全不费功夫！”

“噢。”

“你们这几个月不是在折腾国能集团和天地能源重组的事情吗，恰好这个投资公司掺和进来了。他们要不是自己掺和进来，这成千上万的企业，我到哪里去找，就算找到也猴年马月了。”

“他们怎么掺和的，我怎么都不知道？”

“北地集团只是天地能源的控股股东，他们没上报你怎么知道。”

“还是你消息灵通，哼——”

“哈哈，你也别怪他们，周海毕竟是我堂哥的孩子嘛，再说你们近来把那公司整得天翻地覆的，他自己也很担心董事长的位置保不住，自然往我这跑得勤快些。对了，不是说做做样子吗，怎么搞这么大？”

“谁说的做做样子？”富开云怒了。

周鹏程笑笑没言语，想来也是那个周海说的，富开云压低了声音道：“这么大的事，举国关注，做做样子？亏你们说得出来！要不是你们贪心，听那个迈克的话非得这么搞，我根本不同意你们这么乱来！”

“国能集团那边有洋洋，天地能源这边有魏杰，外面又有你和迈克他们一千人帮忙，瞎担心什么？目前进行得不是挺顺利的吗？”

“从H股退市，回归A股，借的壳还是天地能源——你也看到了，这才几个月，外界就闻风而动开始调查天地能源了。路还长着呢，什么时候出点事谁料得到？你帮我警告周海，让他别给我添堵。”

“要我看，只要范晓华别添堵，其他都好说。”

“你想怎么着？”

“这个投资公司的总裁王新华不是在调查天地能源吗？他们自投罗网，那我们就以此为诱饵将那丫头引出来。”

“引她出来做什么？”

“不引她出来我怎么知道做什么？”

第一章 强者都会避免成为彼此的对手

仿佛冥冥之中，有一只恶魔的脚使劲地躁踏他的手指，让他疼痛。就像网上流传的一个中国禅宗段子说的那样：疼了你自然会放开，恶魔在等待，等待他疼得受不了的时候离开十六区，放弃这代表着高级社会地位的繁华地段，然后狠狠地嘲笑他。

01

一个身形修长的年轻人下了船，走上特塞拉岛英雄港的码头。

在海上漂了两天，他头发凌乱肤色暗淡眼睛也没有神采。但是不可否认，这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有着不太明显的犹太人特征。

细心的人会注意到，漂亮的犹太人，不管男女，似乎都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著名的好莱坞女星娜塔莉·波特曼、俄罗斯那个曾经富可敌国的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还有这个正向等待他的豪车走来的年轻人，他们的眼神、鼻梁、唇线都跟精心雕刻过一样——不过，漂亮归漂亮，就是面相似乎都有些苦，连微笑的时候看上去都有点沉重。

“您好，以迈斯先生。”

“您好。”

“还有什么东西或者行李需要取的吗？”

“没有，都在这里了，走吧。”

“要不我再带您绕一圈？”

或许是看以迈斯的眼神一直流连在那艘船上，接他的人善解人意地问。

“不用。”以迈斯收回视线，终于很不情愿地上了车。

车很快驶离码头，穿过城市道路，往机场而去。

英雄港建立于15世纪下半叶，位于大西洋中心亚速尔群岛中部，与特塞拉海湾的两个自然港湾相连通，是具有悠久历史的贸易中心，现为特塞拉岛首府。优美的风景忽忽闪过，以迈斯却只是闭目养神。

他太熟悉这个岛了，曾经因为辛迪斯集团的事情来过很多次。至于这次匆匆赶来是参加肯米尔失事飞机的搜救，更加顾不上别的。搜救目前一无所获，心情本就糟到极点，谁知才两天又被召回纽约，以迈斯别提有多憋屈了。

要是肯米尔紧急召见也就罢了，基金会这些人算啥玩意。

要不是科菲打电话说非去不可，他真是懒得搭理。

登上接他的专机，他一路没笑脸。

十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纽约，早有一车候着接了他驶回肯米尔那栋豪宅。

肯米尔基金会的核心成员都已悉数抵达。

“先去洗个脸？”

科菲在门口等他，看他一身水手的行头，神色困顿，关切地问。

“飞机上洗过了。”

科菲突然伸手在他脸上摸了一把。

“干吗？”以迈斯的脸色终于有了一点表情。

“这么黑，我还以为是灰尘太厚没洗干净。”

“无聊！”

进了大厅，和基金会一千人招呼过，互道辛苦。

“这是负责为肯米尔处理基金会事务的三位律师。”

科菲给他介绍另外三人。以迈斯心下了然，一一握了手。

这就是召他回来的原因了：到了处理集团事务的时候。好在肯米尔因为身体的原因早已有所准备，否则遇到这样的危机还不乱成一团。眼角余光淡淡地扫了一圈，以迈斯在心里轻轻地哼哧了一声。

这里面人心各异，扳着脚趾头也能想到。当然也包括他自己。

但是律师宣读遗嘱后，现场还是出现了一阵骚乱。

因为根据这份遗嘱，肯米尔个人的资产全部捐给基金会，但这笔资产的处理权却交给了以迈斯。也就是说如果基金会与以迈斯达不成一致意见，这笔数额庞大的资产就真的成了“不动产”。

肯米尔没有指定接班人，他只是建议，如果他不幸遭遇意外，点到名的这几位核心成员各自处理好目前手里的事务，一年后由董事会成员选举新主席。

至于以迈斯，除了之前那一条“权力”，遗嘱并没有特别安排。